# 楊文弱先生集

#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耇　同敭

山様　農正

## 疏

### 乞請臣罪疏

竊臣自闖警報宿部調兵嘔竭患心少求稱塞豈意才識不逮運籌無方精力徒疲拮据罔效適蒙御前發下總監

鄧希詔飛報烽破營陣火牌不勝拊膺淚痛西協綢繆數
年竟無一旅之勁至於此極文武將吏死有餘辜而誰忝
中樞敢逃其責除一面馬上星馳催促盧象昇總監高起
潛等火速集兵大剿並原報火牌繳進外伏祈聖嚴立刻
賜臣斧鉞以示行間別選賢能以圖匡濟臣拜賜而死所
甘心也

崇禎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十八審機宜疏

適蒙御前發下鄧希詔火牌飛報牆路情形誠恐烽勢披
猖苗頭不定合爲滾入南下之防所有剿賊之兵如劉澤

濤孔希貴俱當撤回並孫傳庭再催速進外其山東巡撫顏繼祖應自德州進河間登萊巡撫楊文岳應移濟東爲接濟山西巡撫宋賢應出井陘趨真定河南巡撫常道立應過河北駐磁州並總理熊文燦總兵左良玉陳洪範等應否照九年盧象昇例著令統兵入衛伏候聖裁施行

崇禎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山松曰此前十六審機宜疏覆兵科姚思孝請留餘兵以備貴雲先人料其不然十七審機宜疏謂昌平總兵王承胤已經應調援密再申夜刻設伏之令順撫陳祖苞將薊鎮標將苗有才劉遷已到西協之兵又復撤歸來回牽掣

遵旨密議疏

本月初一日戌時蒙御前發下紅本該總監鄧希詔奏爲

密奏邊情事御批該部密議即奏又為酌議款撫事御批
該部一並密議即奏欽此該臣關會查得希詒前奏邊情
內稱此番之擧實因貨換不遂之故盖如渠之求貨換原
欲獻彼等因未嘗言彼來貨換也奉有明旨東西合謀已
久狡詞俱不足憑臣部星火調兵力請剿禦絕無講誓之
一字乃該監仍遣通官前去撥問或以邊方有失總督在
圍聊欲借此緩之而今遠有酌議款撫之題則非但明旨
未及亦非臣部所敢聞也姑就原題而論三十六家受我
累朝豢養二百餘年天朝原未絕之特彼因人作歹自絕
於天是以斷賞而去賞斷則貨斷而貢斷更不必言今既

求守邊效力又非搖尾乞憐有何名目而來求復臣不敢
知也況稱兵犯順藉口敵人臣不知此番之舉東西虛實
第以宣邊例之今春東西各目雜然講市臣部與該鎮諸
臣力持許插不許東之議東人旋即歸巢入秋而後插部
求乞守邊講市該鎮仰懇皇仁憐彼荒徼窮餓姑著看邊
仍著導馬方與開市此屬譯稽首乞恩而天朝不忍拒絕
之已事也今日之事焉可同年而語乎此臣遵旨密議姑
就原題以曉邊臣如此事關封疆亟大如果真係東人其
內犯已非一次其挾講不始今番還望聖朝面召羣臣公
議各出所長孰任戰孰任守孰運謀孰奮力或陰折彼狡

或賊所衝鋒必出萬全以神廟算靜聽我皇上採而行之臣部亦無敢專主其議也至該監另奏口授通官云云不知果出何目之口但思去秋塘報無影無端捏出朝廷大臣莫要降人守門等語與此同一機穽將毋該鎮通官頻頻捏造鼓煽危疑抑或全墮彼狡反間術中而不悟乎此臣向來曾奏天聽非今日始言之惟祈聖鑒祈明番加剖晰毋令懸揣他發難端其原發紅本二件不敢存留謹隨本封進恭候宣名集議定奪

崇禎十一年六月初一日

十九審機宜疏

臣惟烽入內地其鋒驟不可當惟有募敢死士乘夜砍營之一法臣於十七疏內業已言之今特請明旨通行傳檄文武將吏軍民人等有能夜入彼營鼾睡之中砍取首級來獻者每顆賞銀一百兩仍照薊鎮血戰例陞二級世襲其部下有夜砍功三顆者本官亦陞一級世襲六顆陞二級九顆陞三級夜夜砍則必驚處處砍則必遁惟此陞賞必信必速士無有不奮功無有不成者懇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聖旨是即傳檄遍諭加臨陣擒斬者即照欽定賞格行

## 緊急軍機疏

九月三十日辰時分准順天巡撫陳祖苞咨稱准兵部咨

緊急軍機事內開將苗劉二將已到之兵又復撤回等因到職准此爲照苗劉二將已至將軍亟屢促赴援不啻再四職聞熊兒營直西難進牆路或不能行故令取道薊州無非欲其速往亦多方爲之籌至二十六日咨文已詐現在可按也豈二將誤認必須到薊乃已至平谷又來薊州此二十七日午後事當經切責立促就途二十八日仍已達彼亮今日各營方將齊集進剿似於會擊之期初未悞也無因同時又據薊鎮中協總兵陳國威呈爲急催援兵飛剿事內稱本月二十九日午時蒙本部劄付前事照得烽園牆路六日未解屢檄援兵飛到剿擊聖明東顧甚切

本部塱眼將穿如再刻遲定于大罰等因蒙此卷查本月二十六日准撫院手本為欽奉聖諭事奉旨檄調本職與山海候總兵各統原認戰兵入衛京通本職隨於二十六日帶領內中二營兵馬直抵平谷會兵進發間當蒙本部劄付為緊急軍務事飛檄本職解救牆圍本職隨復趨將軍關候兵齊進剿彼時因各口分防戰兵撫院尚未發到彼衆我寡非用奇兵不可於二十八日帶領內丁從黃崖關外疾衝牆路攻其不備以救牆路出口百十里闖遇撥馬敵人見我兵至棄馬奔散得獲馬五匹正欲前進續蒙本部監軍趙光抃差官約至平谷會議進兵本職於二十

入日星夜馳赴平谷計議間復蒙前因擬合回報等因到部該臣看得遵撫陳祖苞調回營將劉遷苗有才臣於十七審機宜疏內奏聞奉有即行查奏之旨今據該撫回稱係苗劉二將誤認該撫之文自平谷復回薊州其總兵陳國威自平谷復回將軍石據少卿趙光抃奏揭亦云奉該撫之調令國威之報乃云趨將軍關出口剿賊顯係支吾二案俱應暫存候覈一面請旨嚴飭該撫鎮協和援剿毋容狃撓逗飾可也恭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俞旨

二十審機宜疏

臣惟牆路不守烽必分馳通州首當衝要雖有督監諸臣綢繆未雨而今又調京津駐防然聞兩城寥濶佈置守具未知果否周詳京兵在內津兵在外主客形分未知作何聯絡呼應臣思阨守要衝遏其南下惟有伏火爲第一義前歲科臣耿始然行之於七家嶺業有成效今若於通州河西務張家灣相其要害彼所必繇密施此法一處伏發處處驚疑彼當不敢狂騖矣見在通州諸將惟劉復戎昔守關門頗稱歷練第恐客將號令難行需用不湊合無請
旨聖裁特遣科臣一行相度形勢指授方畧實虛虛實潛伏爲之俾不測其所城外我兵扎營之所當於正面出入

彼不敢衝其左右兩隅或相距數里密伏空營彼至出兵誘之彼慣衝兩協定落吾伏斯亦有備之一道也懇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戌時奉聖旨是科臣不必遣

覆甘按儒將臨陣脫逃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楊紹宗相希尹二人前罪後功非不燦然明白主上所致問者前罪各該處斬應否仍論後來之功此則律文有之若軍臨敵境托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若能立功贖罪者從總兵官區處是則臨敵之時先犯斬罪猶許立功贖之今犯罪未斬而立有多功似堪援例准

贖卽令責取赦罪軍令狀限人立功是其例也至於鎮爲連兵尚不能拒敵是否後來能立功次主上此問彼行間餙冒之端非律例所能解說然兵家勝敗無常因人乘勢各異因之而失則連雞不能俱飛因之而得則附驥可以致遠此以兩人論也亦有敗軍之氣沒世不復與夫三戰所敗一朝反之則以一人論也大抵甘鎮敗衂於初固插逆天之大罪而獲功於後實天亡插之一時臣子不敢貪天功而朝廷必曰有大賞所以維揚我武風勵後來爲萬世封疆計不爲一人一時計也臣之愚議如此未敢自謂詳確伏候聖鑒特裁綌宗希尹或令以身伏罪而錄其功

賞延之子孫或姑令本身功罪相準除贖外仍量行不
盡之賞務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則關係封疆非
小而非臣愚所敢臆決也恭祈勑下畫一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聖旨撫絡宗相希尹念前後斬獲七千餘姑准贖罪仍與量賞以後偏裨臨陣棄帥先逃及生事失機者定以軍法處斬該部科記著仍通飭各鎮知之

## 恭請面命疏

切惟密邊報警俄頃潰牆十日調援官兵初集未施堵禦
之力遂成奔突之形臣憂如焚臣罪當死不待言矣茲聞
總督盧象昇星馳入關將至近畿臣敢恭請聖明面授謨
畧俾臣得與諸臣備細確商奉以從事微臣駑不稱任罪

難姑原或削官職辦事或即赴幽囚請旨統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聖旨知道了二年來本官殫竭中樞籌畫原極詳明邊臣欺玩可恨以致邊烽闌入卿還悉心調度務期決勝萬全不必引罪

## 恭報援師疏

本月初二日申時御前發下紅本該少卿監軍趙光抃題為恭報援師抵通等事內稱臣在行間細偵虜形知牆路之陷與吳鎮之敗俱在九月二十七日且牆路城堡拆卸積聚盡焚其烽勢重大不問可知矣臣與監鎮商酌不敢不萬分持重然竊偵也先塔巳有過河之烽此與懷柔相近宜令督臣盧象昇以宣大兵馬辦此二股以遏西犯之

勢其慕家谷朱家庄札營之烽勢在窺客監臣高起潛兵至宜辦此一股以解重鎮之圍其餘尚有南走平谷三河者淚谷委蛇前擬尚未出山及中協入口之烽多寡未審姑置之爲後圖如慕谷也先二股受創則我之人心自奮又無施而不可矣奉聖旨該部看議即奏欽此該臣看得烽勢倏忽轉移軍機呼吸變化有前奏到京而後局已異者節節具題事事需覆此萬非軍中所宜也皇上以總督總監之權付盧象昇高起潛當聽其自出方畧調度行間進止疾徐毫無牽掣而後可以展布光抃之言雖有揣合未免轉聯即非臣部難爲膠執擬議惟此時陵京爲重中

協稍輕不當顧彼失此斯乃一定之著耳恭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俞旨　山松曰趙君爲先人首薦極稱知遇之隆而附會門戶高談標榜力翻先人之案者今一出而衰颯如此

## 二十二　審機宜疏

該臣前調薊遼宣大等處援兵共計十萬有奇俱係各鎮認定確數而通昌津保之兵不與焉今查報兵文書陽和總督少一千大同總兵少二千而中協二萬總兵陳國威領到一萬分監孫茂霖帶同八千其二千未報明白計通少一萬三千亟當調補似宜於遼東再調五千大同再調二千而中協孫監帶回八千仍速選五千前來補足前數

不可少也臣頃接總監高起潛之揭欲從三河順義整衆直趨密雲誠扼烽上計乃密雲道黃裳吉遡差人投稟云初一日辰時烽過鎮城相離七八里許城頭望之極眞大約有二三萬之多一股往大道三河通州等處一股札營鎮城西北又後來尚有續到者未知其數聞吾兵在通州一帶正向彼之苗頭等因臣恐該監兵來亦適到三河通州等處未便直趨密雲矣彼雖已過密雲苗頭未大伸出前該道差役云距密未遠連札數營恐其阻絕援兵以爲返困密雲之計然密有堅城糧草器藥宿儲可恃彼果頓兵於此正堪爲驅剿地第恐其倏忽南下而總督總監兵

俱任後耳臣前請調山西河南諸撫及總理各鎮剿賊之兵奉旨仍專辦賊聖慮深長誠非臣愚所及抑或大河以南專辦賊事而山西巡撫朱賢提兵駐井陘大同巡撫葉廷桂提兵駐倒馬以作真定截殺聲援之備似屬當然其遼東調兵五千聽巡撫方一藻總兵祖大壽選將督發大同之五千中協之五千則取足於原認之數非有他也懇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聖旨是朱賢等俱著提兵駐援調補兵數俱依議中協援兵已有旨了　山於日此前二十一審機宜疏謂州縣糧少援兵至則閉門將來文武激爭俱載封疆宣鎮楊國柱封還戶部糧單請與歷年定額及南山兩協有異總督盧象昇一切中軍旗鼓吏書等役俱係創添廪給糧單請勅戶部詳籌

二十三審機宜疏

竊見總督盧象昇蒙恩召問神謨聖畧指授行間奉將天討區區邊烽不足再誅解矣微臣千慮之愚亦有欲與督臣商確數事在前二十二審之中有已言之亦有未言者合先奏聞以備采擇蓋此乃軍中一時作用非可為常格通懸而神明變化存乎其人以臣不得雜編士伍親執干戈首舊敵愾故不揣庸鴑而為督臣思效弋獲未知其有當否也謹條列如左恭祈聖鑒容臣面與督臣計議不敢請旨頒行　計開　一烽勢方張未有定向若西南淡入津保則志在飽掠可掣情歸若圖通州則志在大舉當設

奇制勝務保萬全若阻截援兵謀我密雲則猛圖急擊走之為上不然決咽喉而守之出入無忌陵京之憂無已時也　一烽氣方銳未可浪戰要在出奇出奇之方無過夜擊尋常將領與之言不省相隔十餘里放一二砲了事密切鼓舞為之第一要用舍命窮人多則滿百少則數十餐以優糧懸以信賞乘此上弦月黑忽然遣逼敵營刀斧棍棒一齊俱下使之措手不及自相踩踐驚擾而後以砲火隨之斷斷乎大得志矣遣去窮人先給信票但能驚潰彼營者不拘有無首級每人賞銀五十兩無有不用命者矣遣去之時教他驚擾之後即往前去勿回頭走以避我之

火砲則性命全而重賞得一處如此處處皆疑處處如此彼遁必矣千慮之愚惟有此著喫緊在用窮人窮人易於舍命難於得錢比之用我官軍百倍見效矣　一鷙營用砲以木砲爲第一既輕便攜行用已即可棄之不致資敵

一地道之法不可不講若彼札營久困城池則此法必用　一得彼細作勿遽殺之問其主將頭目的名面貌旗幟號色等項以行反間　一選漢人通番語者扮作難民被擄入營聽其私語密討得便即乘彼睡取彼刀夜砍之而出　一選番語馬兵扮作彼撥一色乘間混入隊中遇便突砍不分晝夜　一諸般作用惟在重賞信賞蔵費數

百萬金錢養兵不如驟出數萬募敢死士之爲利乃倍也

陛賞世襲已題新將必信且速彼何難破之有

崇禎十年十月初四日　山松曰盧公陛見先人隨叅六事之後退而又具此疏此當日實錄也試邊國惟一書孫程盧公主戰先人消沮戲戲不能語等語不如何掾

## 比例請給關防疏

照得朝廷不設無事之官卿貳原有分理之責矧邇年海內多故臣部百責交加以一人之心思智慮而欲邊腹俱厝一人之手口形神而欲洪纖畢舉誠萬萬其難之也査得戶工二部左右侍郎各有關防分管錢法工程及新舊餉諸務惟臣部左右侍郎未有專責毋事第於公座籤上

同僉一押題行稿上書題畫行而其中事理原未頭開儻循故套似非設官本意臣查四司職掌內有可以分任者如武選司襲替優給每月大選畢本須要全副精神看詳職方司督捕班軍二事亦多繁急查會典臣部侍郎原有管理清黃舊例特無關防臣請欽給關防於左侍郎管理看選清黃班軍捕務除看選完畢仍會同具稿用堂印具題及選後號紙自題准爲始俱先用關防後鈐堂印以重世官外其捕班二事即以關防上本行事司屬承行不必再詳正堂可也又如車駕司馬政一事最關重大值茲寄養廢弛倒嚴懸罄講求綜覈亦須全副精神料理而武庫

司武學柴直等事尤要清稽查會典臣部堂上官有月考武學舊例久未舉行臣請欽給關防於右侍郎管理武學馬政馬價柴僱除馬政馬價有關重大者具稿完畢仍會同堂印具題外其嚴催本折及柴直柴炭收放不時考試武學之類即以關防上本行事司屬承行不必再詳正堂可也以上如蒙聖鑒俯允遵行垂之永久庶左右侍郎不致為虛設之官不容有瘝曠之日而尚書一人得專精力於軍機將材九邊十五省直諸務之大者其為邦政裨益匪淺鮮矣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奉俞旨

會同詳酌軍機疏

臣昨奉面命詣安定門會同戎政總提協臣朱純臣曹化淳魏炤乘總督臣盧象昇總監臣高起潛等詳酌軍機大約此時烽闉密雲以必救解之爲主而進兵分順義懷柔兩路然兩驛無糧驟不能駐多兵大兵漸進亦不能全駐該縣督臣發前鋒駐懷柔而以昌平爲家當監臣發前鋒駐順義而以通州爲家當前鋒既發急運糧料於彼以便大兵漸進爲合驅大剿之基如此則進援密鎮退護陵京形勢兩便伸縮自如乃萬全之穩著也兩路既有前鋒則聯絡呼應在監督二臣自爲方畧夜出奇兵或砍彼撥或

衝彼營刀斧棍棒突過猛下火砲弓矢亂則乘之晝必掩旗臥鼓堅壁不與浪戰夜必巧發奇中奮砍不令安寢彼驚遁不難矣至其將遁則多方設伏齊力衝擊使其狼顧魚爛走死無地我師奏捷以報天子則惟諸臣之功臣拭目以望謹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奉聖旨這會酌軍機聽該督監便宜行其京兵著戎政衙門酌發協剿兩路急催糧料已有旨了

二十四審機宜疏

竊臣旬日以來圖維西協剿援未有長策遂無暇及中協進口之烽誠以陵京重地西協逼近主上焦勞堵禦宜先

中協雖云進口畢竟其勢之重其謀之狡多在西而少在中不容不權緩急也乃今中協之報日漸增多所憑該協韓文獻轉選兵丁賈彥剛整走兩日不斷口外尚有一營之說未知一一真確否而分監孫茂霖既有帶回該協之兵總監高起潛又有分留遼鎮之兵巡撫馮任又欲暫留東協三運之兵如此則臣部所算以援西協而衛陵京者不幾半成虛壘乎中西東皆烽也以三協論則並重以逼近陵京論則西協更重今西協已若懸絲陵京重於九鼎諸臣試權緩急人人當切纓冠豈待臣言之畢乎況即以用兵論當限中西之烽而使之分不當迫中西之烽而使

之合援兵星馳近京則我兵合而烽勢分倘欲處處需之則我兵分而烽勢合二者宜何去而何從也聞中協之烽步兵為多該撫監當選募膽勇乘夜砍營一夕數砍可驚而遁其周祐竇濬所統遼兵仍速前進毋容藉口逗遛東協三運之兵亦當相繼進發毋或後期致成中阻臣不得不再四叮嚀也恭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奉聖旨是中協邊烽著孫茂霖陳祖苞出奇勦禦自贖如縱烽蔓延立寘重典遼兵東協兵仍著周祐等速領進發不得逗遛後期卿部飛檄再催

## 遵旨再奏辦寇疏

臣頃面奏秦賊雖覺漸平中間剿撫互用安插民間與隨

營征剿俱多時值旱蝗恐窮民復相煽動總督洪承疇似未可與巡撫孫傳庭同時出關等因蒙聖諭命臣具奏竊剿寇之兵別有抽調不得不用承疇合擊誠屬救民戡亂聖心第秦中地方寥闊反側初安督撫一時俱出所慮彈壓無人合無請自聖裁勅洪承疇遣良將勁兵如曹變蛟等委監軍道一員督同東出赴理臣標下剿賊而承疇仍畱鎮關中則兩利之道也其監軍必須遴選廉於理餉善於馭兵者毋蹈前此劉三顧之轍也通祈聖裁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奉聖旨是洪承疇准畱鎮關中仍著遴委道將馳赴理臣標下協剿

二十五審機宜疏

竊照烽之大勢在臣二十三審機宜不敢請旨頒行之中似得其概我之用兵在臣會同詳酌軍機已蒙明旨飭行之中亦得其概臣明咨密檄致之總督總監二臣聽其相機進止不得遥度中制焉可矣乃密城告急臣又疾呼往援則何以故查臣二十三疏謂烽勢方張未有定向若西南突入津保則志在飽掠可擊情歸若圖通州則志在大舉當設奇制勝務保萬全若四絕援兵謀我密雲則猛圖急擊走之爲上不然決咽喉而守之出入無忌陵京之憂無巳時矣昨據密雲道差官到部臣細詢之彼札營七八箇阻援兵造攻具爲謀密無疑而我猛圖急襲不主堂堂

正正晝進大兵惟要乘夜出奇砍其撥衝其營刀斧棍棒



突過衝下火砲弓矢亂則乘之使彼夜夜不得安擾營營不敢安居則氣自奪謀自沮密圍自解我兵自能得志成功此不戰而戰戰而不戰之法以晦勝明以少勝衆以弱勝强以奇勝正以熟路勝生路以短兵勝長兵惟以夜戰一着決能制勝萬全一人奇中萬人必往今夜掠囊明夜復然該督監當急選智將密授奇謀立等見効萬萬不容緩圖者也若不如此而輕率浪戰與遲鈍無爲即該督監不能仰副聖主之責成而臣部得持功罪以議其後此又不敢不明白言之以與諸臣共相勉勵者總括夜戰二字

爲眼目中間無限作用無限勝塲聽諸臣自出爲奇凡夜戰得功或斬級或開營確報到部臣部即日題與第一陞賞懇祈天語責成鼓勵速求成効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奉聖旨知道了兵事貴密道機宜止可間行不宜專恃已有旨著該督監酌行不可頻形章奏　山松曰先人深知我兵非是邊烽敵手走事漏戰以博虛名而釀實禍故頻舉夜襲爲言而局流言遂以先人主於不戰矣慟哉

覆盧總督飛請奧緊機宜疏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七日援兵總督盧象昇題爲飛請奧緊機宜等事內稱目今薊督旣陷密鎭孤懸彼若攻而據之益難進剿須得一文臣之有事權者馳入密城撫循備

禦以鼓忠義以壯聲援收集散亡多方號召密城方可無
慮臣與總監臣高起潛再分遣銳師進扼懷柔順義以當
東西要衝使彼進退牽掣然後設奇制勝審勢圖之此穩
著亦正著也職方司郎中趙光抃才情氣魄迥出尋常慷
慨臨戎其所素矢乞皇上假以節鉞使之塡撫密城事平
之後或即以巡撫駐密專任薊西而移總督於關門兼顧
三協斯實有當於事機者若光抃督剿有功即超授總督
亦無不可事急矣望皇上速勑廷議刻期舉行至於師行
糧從目下萬分急迫而折色難本色更難本色之輸運尤
難之難烽入內地跡息近畿既動大兵必須大餉而朝對

三咨四盡何以支吾臣有一法於此乞將奉旨問擬諸臣不拘內外大小文武等官除失陷封疆侵欺公帑及贓私狼籍有定案實據者罪在不赦其餘情可矜疑悉准軍前輸納仍設一風力臺臣常董其事隨大兵所向各輸本色米豆草束協濟軍興事平以後酌其情罪之重輕所輸之多寡而開釋之斯亦權宜應急之著也並候聖裁定奪施行等因奉聖旨該部即議速覆欽此看得西協四路臣部前與科臣集議欲增二撫而以督臣練戰移駐關門往來寧錦京通俱可星馳策應祇奉明旨先責現任各官嚴備戰守後復准臣再議間維時已迫秋防臣恐一言更置人

心懈弛致滋誤事未敢輕奏而牆路已壞矣爲今之計保護密雲萬全無患則烽謀沮氣奪自然不敢久駐長驅而所以保全之者固在於置一撫以維繫人心尤在於用奇兵以襲破其壘必其壘破而後撫可入撫路通而後密可全則越撫之著即援密之著撫密之人即援密之人非曰先設一撫送之入密而後再商援解也督臣之議亟宜允從立從此議立設此官則援密解密全密之急著皆從此出而所以奪彼氣沮彼謀使不敢久駐長驅者亦即在此著收之其人應否即用趙光抃或勑吏部選才會推臣不敢決也至納本色委臺臣聽户部都察院議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奉聖旨翁雲巡撫該部作速
會推

乞恩寬議未任諸臣疏

竊臣前因邊氛緊急臣部堂司四顧乏人冒具四審機宜之疏請將未任各官暫將作缺推補蓋欲濟一時之急不暇還顧其他也欽奉明旨推補臣幸共事有人感恩無地乃未任各官奉旨議處臣心旋覺未安茲見邸報吏部覆本奉聖旨這玩延規避諸臣何得僅擬降罰該司官殊屬狥庇姑不究還著分别確議奏奪欽此臣伏讀未終不勝悚仄念未任諸臣家食徘徊難免玩延之責邊情遙隔似無規避之心且如吳甡惠世揚等先奉廷推幾經愼擇而

後蒙恩點用輿望攸歸咸期命世眞才旦夕大爲展布即員外余爵亦臣所深知其才品望助同心者而深嘉祉等三員簿書甫脫羈靮用方新一木雖非大廈之支細流合成江海之量臣望聖慈姑從薄罰仍各催取前來遇缺塡補無論諸臣感恩圖報矻期後効可贖前愆而微臣一身亦不致增蔽賢之咎招怨尤之府是用披心瀝血急切上陳萬祈天恩矜允者也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奉聖旨玩延規避諸臣已有旨了卿院申救吳甡惠世揚姑著冠帶閒住餘俟議奏定奪該部知道

二十六審機宜疏

臣前算烽三著以圖密爲淡憂今已離密城東南指通亦
其一著然不能圖密則自不敢圖通亦可推也惟有淡入
津保之一著是其必然而無疑者以臣愚料之津之分數
必多保之分數較少以前年曾掠於保而未及津垂涎匪
甚也今總督之兵在昌平宜捩彼苗頭不指昌平則當有
變計總監之兵在通州能遮絕東南甚善萬一一股奔漏
疾急趨津亦當有變計所謂變計者何也督監皆當遣勁
兵抄截津門張疑設伏使知吾處處有備而相持勿戰彼
稍遲結壘以游騎剽掠則我當出奇以潛襲奮砍而彼自
無能爲矣夫用兵之法有避銳擊惰避實擊虛一避則一

擊蔑屈以求伸非曰避之即怯也故臣之前疏曰輕率浪戰曰遲鈍無為即該督監不能仰副聖主之責成而臣部得持功罪以議其後此輕率與遲鈍同病臣不得不三令五申之者也其津保扼擾頭緒甚多謹開列於後請祈聖鑒飭行　計開　一良鄉小邑止用衛輔千兵選忠敢營官與該縣相兼固守　一涿州要衝賀謁兵回分監武俊當專駐於此與州官士紳協心戰守　一保定重鎮總監方正化當專駐於此與府縣等官協力戰守而前發涿州大營當量分數百貼新城淶水之防　一霸州要地南顧津門西顧保定聯絡聲援最便保撫張其平當提大兵駐

此扼擘而畺分步火數百貼房山固安之防　一劉澤清
孔希貴兵如調到當令相機趨河間天津以橫截烽勢
一大同巡撫葉廷桂臣部調駐倒馬該撫有疏請赴居庸
此時不知何往當聽其自便總期會於眞保之間　一山
西巡撫宋賢臣部調駐井陘該督陳新甲又請令入紫荊
此時不知何往當聽其自便總期會於眞保之間　一山
東巡撫顏繼祖臣部先調駐德州後調進河間其兵力無
多據報已調登萊及防河省兵當聽其自便總期會於德
州河間之間　一保河用兵所過州縣供億擾餉恐順永
巡按御史不能分身徧到合將各差御史原轄該地方者

勑都察院議定一員分督其事庶免稽遲　一烽勢既變京營兵居重馭輕宜止勿發昨已與總提協諸臣面商不敢顯贅

崇禎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奉聖旨這津保撫援事知道了著該撫道將總信豫防其乘變出奇仍聽總督監便宜行

二十七審機宜疏

本月十一日辰時准通鎮督監仇維禎崔進塘報內稱本月初十日申時據紅旗劉進孝等報稱於本日卯時換至順義河南北彩陽各莊等地方俱被搶掠燒毀有一百札一營八九十札一營其老營俱在牛欄山呼盧山連墩九

座大營等情又據總兵劉復戎報據把總李桂芳偵探順義河東一帶村莊盡被放火燒了等情到部該臣看得烽離密雲近順義又止而營四散搶掠火燒村莊此其志既不得之於國城又不得之於野戰並順義村屯恐先已斂避空無所有而爲燒掠拔營之計也乘夜襲砍何未見行兩路所發衝密之兵頁皆無用便當責成此事而本部知其不能何也此事須用小將用步兵懸以重賞如本部題夜斬一級賞銀百兩陞官二級世襲無以加矣賞既如此罰亦宜然古人夜襲成功下令必先令遣小將用少兵令之入不入令之砍不砍而歸立刻梟众則人無不用命

功無有不立成者矣此事必朝廷發號則不顯將權自行間密成則彈指奏效切忌勿遣馬兵彼進顏砍敵退顧收馬便懷二心勿遣大將及官高者彼進不貴賞退難盡法何以行之本部於此一事嘔心苦口屢賫同盟而未見實用間取一馬一級便聽小弁矜誇浪語非所望於同盟也已經密檄總督總監施行去後竊計二臣若聽臣言彼當不敢深入久駐或放馬一搶旋謀折回其回也繇牆子舊路近西入駐巢什之二三而中東二協凡口裏平漫口外寬長之處可以縱步馳驅者什之六七即今中協亦有青山進口之報而各口猶然未動但責各協路將守提密行

塹伏莽營於口外二三十里彼所必經之地彼時彼若東遁出口狂奔不虞伏機之發而我兵從而追之擁擠傾陷有不奏捷臣彼方（恐）木（殲）之捷令彼斬馘無遺者臣不信也此等軍機本不當形章奏然非奉明旨懼文武將吏不肯著實遵行且臣部亦須得請嚴行而後可立功罪之案以俟諸臣有功陞賞有罪重罰佗時無所容其遁辭也謹請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奉俞旨

覆陝撫遵旨看議募練官員疏

該臣看得秦撫以藍田兵叛慮客兵不可爲用則臣部不

得不與該撫商選練鄉勇之法適西安舉人陳繼泰慷慨請纓痛陳行間利病自願選募三千殺賊亦以秦中人言秦中事臣覺痛癢相關機宜切中臣考其生平曾率鄉兵殺賊今同官范復粹巡按陝西特覈實而保舉之者也臣乃敢冒昧覆請加以都察院司務職銜贊畫該撫幕中亦冀其有脫穎自見之長以助該撫一臂者乃募練及期逖無成效屯兵民兵討足三千數不為少以言乎剿賊則黃龍山之期會不至逗怯可知以言乎節制則乾州寶雞之騷擾較客兵為甚以言乎訓練則除屯兵歸屯民兵歸籍而外僅得七十四人未必即稱桓赳而已允之茶馬倒斃

至十之二一切糧餉俱云隨缺隨補未知有無扣除是夫也所稱小用則効大用則軛言作風波而行歸實喪者也但臣覆奏之初謂果募練有方征剿得用該撫仍請朝廷大加陞賞其或空言無當聽憑覈實奏聞奉有欽依在案其後任事半載臣隨請行查覈該撫即當以其撫狀早奏處分而乃爲請關防馬匹又似以爲可用而大用之者至於今日然後叅之是繼泰不獨負臣並負該撫而用繼泰不獨臣誤該撫亦誤也知人不明臣雖謝責用而不効曷敢扶同合將繼泰經手錢糧交代馬兵仍行該巡按御史覆加查勘果否混淆有無侵染並議本官應否降調罷職

從亟究處過限二個月內奏請定奪恭候命下臣部轉行
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看詳章奏容請聖裁疏

本月十一日該太監劉元斌盧九德具題一為降將殺賊投見等事一為西營撫局已就等事俱奉聖旨著臣部看議詳覆臣查二事俱為降寇張獻忠而發前一事述其面縛稱罪送出游擊張琦猶有悔禍之心後一事請給勅書關防以聽節制調遣實多要挾之狀與之寓撫此理不爽借口生端臣愚欲請聖裁二疏如擬不覆俟元斌等回京

之日確詢情形再議方畧與理撫諸臣密切圖之可也如
果真心投撫情願立功欲求憑信以防詐偽則必行理撫
諸臣通將剿賊官兵立成營伍均請關防條記而後可不
然名與器終不可以假人也臣愚擬議如此伏候聖裁施
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二十八審機宜疏

該臣連日據各差哨探及來投塘報之人細詢東西邊烽
情形大抵步多於騎而步中又多我中國擄去難民一爲
彼以威力制縛不得逃歸二爲我兵捉獲必以奸細報功

逃歸即奴所以寧捹奴命爲彼盡力而不敢逃歸雖有父
母兄弟妻子甚難割捨恩愛而不敢不捨其情可哀其命
可惜而我中國爲彼敺民堅固奴黨爲計甚左似不可不
亟圖更張也臣前出郭見總兵陳國威問其方畧首以不
殺難民招致散黨爲對臣心肯之臣舊屬諸生張詥自大
同來見臣時時畫策亦言此著昨同官孫必顯與臣細商
因言任丘拏獲奸細孫貴有親兄孫亮收存殺此一人何
益於我若因而用之反間招致其餘未必無得力處又據
雲道僉事黃裳吉具稟於臣謂烽雖拔去在牛欄山札營
連日仍掠密雲之各莊且掠過一莊便擄一莊人民難民

日多爲彼當鋒者日衆故有所恃而不恐耳大兵進處必
先行號召使難民見我援師解救來歸則可圖大創等因
臣思難民有新舊不同新者被擄未久救出是我生靈舊
者從彼有年放歸失彼羽翼且彼之性情伎倆營伍動靜
無不知之我能因而鼓用當勝官兵十倍臣查崇禎九年
吾皇特諭招徠懸格陞賞具有成案但彼時鋒道口外從
而招致甚難此時鋒在口裡因而招致甚易莫若再請聖
裁須諭文武官吏軍民人等凡獲難民一名者先給小賞
銀二兩仍給功票一張准以捉獲奸細事平論敘不許擅
殺違者以殺降論所獲之人審有伶俐勇敢肯爲中國用

命者送督監軍前給印票前去招致同夥之人能招五十名者與冠帶總旗能招一百者與實授百戶能招一千者與正千戶俱於原籍衛所食俸如能協同難民夜殺其級來報者照官軍例一級二級各與應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之官如此而進口難民固知必剮報効限隔口外者亦且聞風動心是反彼計攻彼心之上策也至於彼營所在晝則撥騎零搶夜則仍舊收回我當豫砍木標大書中國人來歸不許殺執此標告投字樣插之道傍彼撥不識漢字中國人見而識之縱不大散亦必大疑恐蓽前無此備辦我京營哨撥辦去插之更非難事也懇祈聖鑒速飭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俞旨

覆盧總督飛請密切軍機疏

本月十四日未時奉御前發下紅本該總督援兵尚書盧象昇題爲飛請密切軍機事內稱邊烽入口且兼旬矣臣象昇奉督剿之命自入關以來亦且十日矣西協邊烽方盤踞奔突而中協喜藍諸處又源源而來將圖合營大逞此何等時也臣焦心如焚晝夜料理兵事卽今十日之內疏凡七上不敢不密圖也不敢不持重也然恐頓兵日久故定爲密切軍機乘夜襲擊之策於十月初十日密封塘報閣部並移會總監臣高起潛訖茲本月十二日酉時接

監臣何札大意謂用奇夜擊尚須愼重又撥三屯營總兵官陳國威稟報內云蒙臣所授密切軍機擬至期進兵適十二日亥時又蒙總監還牌手諭烽勢南遑差官飛調東去等因臣與監臣乃同舟共事之人彼此會商不嫌詳愼臣初意東西之烽尚未相合我兵奮力一擊或可少挫其鋒而監臣實見彼强且衆我弱且單未可以戰似有深心苦心至陳國威之兵臣七日前曾飛檄調之懸順義趨懷柔因初六進兵之說中止不得已而暫駐安定門外以防烽薄近郊以待臨時進取今監臣調往東去想亦另有機宜臣稟奉尚方必自已不敢恇怯而後可治諸將恇怯之

專行軍得以便宜而後可收師中便宜之效一進一止關係非輕今各鎮兵馬頭緒紛然若聚之一處是謂分不分爲縻軍散之各處是謂合不合爲孤旅皆兵家所大忌者莫若以遼東山海薊遵通津宣雲保定諸旅通盤打算分隸微臣與總監各若干隨方援剿其烽橋兵勢則時時關會爲總之彼分而我亦分彼合而我亦合臣與監臣分而合合而分惟烽是視既無孤旅之虞又免縻軍之患有裨兵機非小也等因奉聖旨該部即日看議速奏欽此又該臣部具題塘報事奉聖旨該部作速再議並奏欽此欽遵恭捧到臣該臣看得各路進剿援兵皇上命尚書盧象昇

總督太監高起潛總監原未嘗分屬也柰兵雖不分而彼勢未定我屯兵之地與用兵之方有不得不分者故總督駐昌總監駐通所以進援密鎮退護陵京其初不得不爾而兩地之駐稍遠在我之氣脈難通薊東之烽又來在彼之情形日異兩臣互商之而不能定者轉商之於臣部而愈遙此所以有分不分合不合之數也今欲一言分之甚易而牆薊之烽方合我安得主分欲一言不分亦易而督監之地實分臣安必能合無已則有說焉廉頗曰我思用趙人蓋言習也督臣習宣大山西當就用宣大山西之兵監見在楊國柱王樸李重鎮等領一萬九千之衆虎大威

提兵五千已過保定而來不足者加保鎮劉光祚之三千五百與山大二撫之四千令趨進交付該督可得二萬一千之數臣習關寧二鎮當就用關寧之兵查見在侯拱極張鑑于永綏吳永祿二萬三千而外其周祜賓濬等在途之兵與關門三運之兵雖有一萬六千為烽臣隔催令間道趨進但恐刻終不全三萬九千之數終不能滿則臣之另疏議將總兵陳國威發津門一帶扼要策應者恐不可以不速決也何以言之今烽勢東西合股搶掠不過三河順義之間未有攻州圍邑之狀而推之似其所志必在搶掠乘誕必在津南若津南一帶無重兵截住其頭倘淡

人不止腹裡人心怯薄城守兵力單虛其禍有不可言者此督監二臣之責非一路所可分非少兵所能濟也今督臣不能撤在邑之兵監臣不能撤在邇之兵而此一枝開駐城下兩處徵調莫知適從何不從臣之議先發之以克二臣遣銳扼擊之用乎扼津南一帶彼進則可迎而擊之逆而拒之彼退則疾馳薊門追殺更便督監二臣計此一枝斷不可少非臣之姑示調停也況二臣各自提兵如滿三萬便堪扼剿而其餘如保撫張其平眞監方正化分監陬鎮薊武俊津鎮劉復戎等分佈各城形格勢禁有必不能盡虛重地以實行間者又不必以分合言也臣日與督

監二臣手書商訂兼聞夜旦總之爲此一兵叚發求其妥
當諸路照應求其周詳雖不敢掣二臣之肘而實欲濟二
臣之事謹悉心擬議如此恭祈聖裁確奪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奉聖旨劉禦樣亘著督監同
心商確相機制勝各兵不必分陳國威扼津兼應聽該
監酌行餘知道了　山松曰前半備錄盧公之疏以見
分兵之議不自先人而發

楊方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終

曾孫　　統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晙　同較

山楙　農介

農彥

疏

二十九審機宜疏

本月十六日辰時准總監高起潛塘報到部該臣看得彼不能攻密鎮又不敢薄陵京放馬一搶旋謀折回此臣屢

疏堅執以爲大勢必然而津南可慮者也今總監高起潛
擬陣於通有禁路之勢而總督盧象昇調遣總兵楊國柱
等堂堂正正擊之順義大挫狂鋒彼調三河通寶南下之
烽盡回北向此時烽情兵局又一變更在督臣盧象昇當
厚爲之備乘彼而毋爲彼乘監臣高起潛當巧爲之牽
彼而毋爲彼牽其各路援兵當相彼必趨之地預分數枝
設伏以待俟彼奔遁之日伏兵發於前戰兵蹙於後當無
有不遄死者臣前料牆子舊路彼孫者什之二三中東二
協彼孫者什之七入今氣奪情變所孫殊未可知我各路
協守提仍照前行埋營口外約遠二三十里待彼狂奔而

毀之調撥兵四逼口裏處處截殺使無一騎之跡而我

擄去難民力遵聖諭多方招致解散全歸使彼擄掠子女

牛羊無人趕領則必自相提挈而不得輕身以戰是又害

彼之方也臣等無奇然文武將吏著實力得必能取効悉

聽聖鑒裁飭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聖旨是援兵既集盧象昇著赴通與高起潛面商合剿如東北仍有選鋒相機行事酌駐諭

督監遵旨面商疏

本月十六夜御前發下紅本奉批臣二十九審機宜疏云援兵既集盧象昇著赴通與高起潛面商合剿欽此臣以

烽勢僞變督臣遽難徃通因於次早出郭面晤督臣已具
題知至十八日烽營華華題請監臣引兵來會十九日黎
明臣與同官傅永淳孫必顯彼晤提協朱純臣曹化淳魏
照乘於安定門久之督臣盧象昇監臣高起潛先後俱至
面商自巳至申詞多不能悉記大抵督臣之意以受命剿
禦責任艱難非及早從事無以慰聖主焦勞謝人言恇怯
故欲出一險著掎攻合兵大戰以驅逐之其監臣之意以
要戰不難一二日合兵就戰但恐野戰彼之所長我兵不
能得利難必驅逐之去反致猖狂無忌故欲持一穩著必
相其可擊而後擊之論至於此則所謂險著者恐輕鋭難

持所謂穩著者恐專遲罔功始人人心口同也而臣於此微商計我兵馬錢糧見在如此若再有一倍則用險著嘗試無妨提臣於此微商設如山永登萊等報彼兵再有至者何以待之督臣謂兵馬錢糧實止此數但恐持久愈難且一日不戰流言四起謂縱敵養寇必蹈袁崇煥之禍將忠孝本懷一生名節喪盡監臣謂烽入已久必無後至即有至者益持穩著分兵保守州縣彼不能攻破野又無所掠彼何能爲二臣言各有見心無不同總爲國社封疆大計原無分畛於其間而臣等亦無所容其偏袒者也第以目前已事籌之烽入將及一月東西分股合股爲數頗多

既未攻近邊州縣又未見淡入長驅則是我兵雖無大戰而昌逼京城各宿重勢彼殊未窺淺淡故爾遷延等待欲得我一破綻而後乘之若我終無破綻不爲所乘村屯掠食既窮勢必疲餓而走我多方設伏邀擊情歸勝算超然自在似不當以破綻與之倏忽爲彼所乘致難收拾者也督臣又商彼以老營綴我一面肆逞南掠則柰之何臣思彼入牆路虛圍密雲未嘗著實攻打旣解密圍老營扎牛欄等處然後進掠順懷逼三之間凡其出掠皆去老營不遠早暮仍或收回此其情可推也倘欲南掠必再移營淡人重地掠者遠去營者勢孤我乃合兵大破其營一擊之

間掠者旋必鼈遁此一策也若彼逆營以南聯絡滚入督監二臣以一人引兵與之俱南間道抄截以一人分扼鼈路夾擊横衝萬勿兩人俱南致彼滚入之時我兵尻後折轉苗頭我兵又居後人人尾逐日日尾逐而無如彼何此又一策也督臣又商主上屢言俱著會商必與監臣同駐一處斯會商爲便臣思兩人若駐一處而兵馬隨之則難爲犄角兵馬不隨則何繇調度莫若仍駐兩處各設親信官撥往來呼吸相通督撥直至監臣幕中凡有謀爲片紙私記俄頃傳達如中途有阻必見機折回毋致疏泄此會商之第一要也凡事大者舉行在數日之後則兩人密商

在數日之前果商妥確刻定期會萬萬無爽而後面命將官依期行事監臣後督臣期則監臣誤事督臣後監臣期則督臣誤事而將領以下有誤督監期事者遵勅書行其誅未成期未定之前並總兵不與輕泄斯大事萬勿差錯此會商之又一要也若其小者呼吸變化疾若發機督監俄頃行事彼此不必會商而督監二臣必日日選將日日挑兵使更番聽令終不言其所以用而示之不用不用而示之用使彼細無縣揣知而我一發即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著數斯出奇無窮萬不疎誤此會商有不必商之又一要也喫緊惟有哨撥塘傳號令三日又密更之使我

撥與我撥遇一照即知而彼撥不能假冒不至墮奸爲第一急著且凡遣哨撥必得機警千把總當先而兵丁爲之羽翼傳達乃可今將領昏庸派兵出哨祇似當差而無機警職官爲之領袖何異借聾瞽之人爲我耳目哉此會商中有決不可不商之又一要也其京兵劄營城外援兵暫駐城外者皆當責成出哨至數十里之外遇某鎮兵到即回報知該營曰某處兵來約馬若干步若干係何將領穿何色衣甲打何色旗號約某時可到各先報知豈有放砲誤打山西兵及總監兵傷人傷馬之事哉若果非吾兵則先回徧報嚴陣待敵寧容緩誤此又因會商時有所見而

及之總之附撥爲軍中眼目未有眼目不明而可以行軍者至於督監兵馬奉旨原不必分但兩相犄角諸路戰援應機做事似不能不各從其便計關寧二鎮原調三萬九千除祖大壽續調五千在外陽和宣大山西原調二萬五千再加薊保二鎮方合四萬之數即以五鎮屬督關寧屬監數頗相當而其間將之勇怯兵之强弱則顧用之者何如耳若調來調去彼此相牽就諸將領之中能生無影枝節挑激搆鬬不謀彼而謀我臣追思遼宣往事人人失在不和惓惓切望二臣以同心共胆仰報聖恩萬全軍事第一勿聽細人之言爲主論至此而諸臣咸以爲然二臣歡

甚相別無一毫形骸意氣之分臣舉手加額此主上威靈破滅邊烽之兆也謹述陳大意伏候聖裁俯賜天言獎諭二臣俾得奉以從事臣祇遵命下轉行馳諭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奉聖旨這本說得是督監二臣功罪一體著益同心協力正奇兼用收績萬全以膺懋賞卿部還各行嚴飭　山松曰觀此可知命盧赴通與高監面商出於中旨而非先人所爲也先人心知不可所以有出郭會商之事至於盧公主戰似亦爲謝人言倨倨數字橫於胷中有激而云然若問其何以戰恐亦未必有素蓄之成謀素養之死士也

再祈聖鑒疏

竊臣前於烽入之初即請勑廷臣公舉戰守之材羅而致之闕下其後督臣盧象昇召見欽承面命臣乞皇上專任

責成勿容多指亂視此臣之愚慮以倉卒應變須得眞材如得眞材自然做實事而求言不如舉人之要也且軍機呼吸異宜卽臣部亦難遙制倘議論紛紛不一致督臣照管分心則首鼠將無適從而脫兎豈能如意是臣之苦心尤爲督臣任事地非無故阻抑羣言也柰軍機奉旨嚴密條奏蒙諭留中陰陽疑揣之端自是而起異同搆鬬之隙不卜其終臣不得已將一二題稿密傳臣部坐門司官質之九卿科道同坐門者代臣求益蓋欲同舟之人畧知艣檝邪許之事以息捕捉風影之談而臣心如是之苦流言如彼其輿除另奏請裁外臣思無可柰何必祈我皇上俯

採芻言廣收羣策將前此留中者俱下至部看詳後此欲言者開導諸臣速奏於以佐督臣專任成援剿膚功是我
皇上聽納之宏爲宗社無疆之福而臣亦於千罪萬罪中稍稍逭其一二雖譴死所甘心矣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兵事貴密諸奏留中面諭甚明何庸疑揣覽卿奏廣收羣策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山松曰此疏前一疏乃覆科臣李焻李希沆請以步兵破馬夜戰砍營御史楊繩武請往督師幕中參謀者

軍務方殷流言可駭疏

竊臣嗣昌材本庸駑性仍孤子蒙恩過分取忌多端非一日矣近者邊烽入口臣罪白是難辭然而居中主調軍機

夙夜嘔心慮事惟念陵京之地與他方瓦注不同帝王之道以究竟萬全爲勝是以與督監商求向聖明入告謂彼兵利於野戰我兵不宜浪戰惟審機闘智用夜出奇䕺焱砍營埋兵殺撥使彼進不得逞退不得安勢將自遁然後多方設伏盡銳邀殲此在兵法以形格勢禁保障陵京以避銳擊歸驅除狂醜大都局面已定而後行間方略聽其自出爲奇臣累疏百餘明明奏御御批紅本或發部或發科歷歷可稽何曾有不戰二字耑主於臣而掣人之肘此上可對九廟神靈下可質三尺童子者也無奈人心不同難端遂作始而聳動督臣謂一日不戰流言四起縱敵養

冦必蹈袁崇煥之禍臣於遵旨面商疏內直述上聞以爲
仰祈天鑒可釋督臣危疑從此專心辦事矣不意督臣之
疑少釋而爲此語者直舉而加之監臣高起潛又舉而加
之於臣也臣子身在署低頭料理文移間出郭門一晤入
援諸將耳目心志無暇他營禍福死生不辭擔荷初不意
人言如此亦無心於照管之非在安定門樓督臣朱純臣
偶出嚴緝訛言告示歸而訪問乃知此種訛言業已巧播
出之輿臺皂隸之口入之市井閑民之耳又如前者金八
萬銀二十萬之說轟轟殷殷徹於都市矣臣思揑造此言
搆思此計欲殺臣等數人之身芥子鴻毛何關輕重惟恐

從中打細探聽風聞因行反間不止殺臣數人之身實欲僨我國家之事則其禍曷忍言臣躊躕夜旦遂不能寐不敢爲臣一身惜而深爲國事憂恐因臣致誤雖死無以逃責也敬齋心仰控聖明乞將臣前後諸疏勅下兵科會同六科十三道摘出專主不戰等字以定臣罪案然後請黜臣官戮臣身以明示天下臣民爲不忠不孝遺臭萬年之戒若野戰浪戰通國之人皆知不宜而臣又無專主不戰之說亦望聖明昭雪黜臣之官緊臣之身以待事寧處分總之臣官不黜臣身不死怨嫌誣謗日異月新將來不知紀極雖孤忠一點聖明或垂鑒憐而圈套已成國人皆曰

可殺彼時僨國事而負主知不如今日猶堪斷之於早也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卿殫忠決策前後屢疏甚明朕所洞鑒其揑播巧詆的著緝拿即以奸細重究該部知道　山松曰此疏上後盧公亦旋具一疏云敝臣原無浪戰之意樞臣亦無不戰之言

亟破軍中積懦疏

竊照邊烽洊入近郊已踰一月攻城野掠豕突未休近復深溝高壘為持久計我兵四集相顧束手與無兵同往復商量徒費脣齒若不一番整刷一番磨礪老師匱財祇自敝耳臣屢疏言夜襲剪擊二法有曰務選膽勇百十餘人或用短刀或用砲火夜劫其營有曰我兵如山不動誘敵零擊來路去路申令明確設伏以待有曰上弦月黑遣選

彼營刀斧棍棒一齊俱下有曰夜戰一著一人奇中萬人必往今夜探囊明夜復然凡若此類言之不啻脣焦聽者褎然充耳臣部之法亦幾於窳所以然者繇責成之法不峻而賞罰之道不靈也臣請自今日始督監二臣各將所統鎮帥選智勇偏裨將領分派晝夜更番迭出每鎮標下晝則各領騎兵火器手五百名放撥直衝彼哨每一撥用三十人并六撥用五六十人而以多兵埋伏火器於後誘敵相近齊起奮擊使其自墜伏火之中夜則結隊銜枚用臣前法掩襲其營亦以火器繼其後遇空營則焚之遇游騎則擊之晝兵剪撥而歸夜兵密約以往每日如此每夜

如此輪換不斷分番休息俟彼閙營將亂大兵夾進横斷
直衝各於次日鎮帥將晝夜所獲功次據實報部該鎮不
報臣部竟行題恭偏將逗怯督監即時正法有功員役驗
明首級分別立賞若偏將中首功最多出奇無窮不避次
難者即行拔陞總兵以代鎮帥之退怯者如此而十日之
內彼不狼狽奔去臣不信也凡此旣非險著决勝負於須
臾亦屬穩著進止不爲孟浪斷斷可行實實無弊乞皇上
責成督監銳意奮决毋致日延一日至於潰壞不可收給
自貽伊慼也前者督監面商臣已奏聞大意將行間作用
一切聽之而今烽局又變堅壘相持若不覩變猛圖即是

因循養寇爲禍不淺昨見遷安縣小報以四樵夫而臧五壯級試使人人决死天下事何不可爲諸鎭帥豈遽出樵夫下乎更乞天語叮嚀激厲使諸將提其朝氣共圖功名

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奉聖旨這機宜已有屢旨行間見在奉行兵不執一呼吸立變況邊烽狡詐百出即夜劫一法止可間用令夜得勝次夜彼豈無備還著該督監多方剿撫不必小制

## 覆宣協偵探邊烽疏

看得陵園重地與他處不同但屹然靜鎭使邊塵不起即爲上功原不必俟零級爲快者屢見該監鎭將所遣哨騎遇烽旋被傷亡赴散甚或不知下落被虜去者多臣竊疑

兢處之夫奚去則告彼虛實趕來則引彼入山皆所不免
此何等重地而可漫焉嘗試爲也爲今之計宜勅督監鎮
將精遣哨探馬步相參探彼苗頭所向星回報知以便我
兵預爲之備即紀哨探之功嵩毋輕忽挑釁招惹彼來窺
我虛實踐我陵前一草一木如有此等該督監將查誰是
差遣僥倖嘗試之人致干亂軍分勝之戒即任其責臣今
日不得不早言之也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俞旨

特申城守疏

照得連日烽營不動恐待合股南侵臣部調兵事宜已經

上請而近畿州縣河北山東有司城守堅完尤爲第一根本先今屢奉諭旨修練儲備責成不啻森嚴昨蒙特遣內員糴買糧料收貯城內聖慮已無遺算臣愚竊恐道府州縣尚多缺員當勅吏部立選精明强幹之人不拘大選恒格遇缺即與題補亦有現在備員不堪保障者當勅外而撫按內而部院科道各官立舉其人易之蓋此乃危急存亾之秋非比尋常內交要督之日河北山東縉紳有爲部院科道者亟舉所知以佐撫按之不逮爲自巳保鄉里即是爲朝廷保封疆非有二也然而州縣有司提綱挈領必士紳共効綢繆獎率民兵必富室大捐資蓄臣接詞臣陳

演一揭內稱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能守即昌黎一小邑可禦礮猙數萬況大郡乎獨怪巨族大賈聞警則挾貲先逃議助則緘縢不吐抑懲勸之法未行而鼓舞無術也宜下令畿輔各有司今後出城倡逃者沒其貲奏𣪍重典若能倡義捐金養兵助守或百名或二三百名城全無恙者與戰功一體敘錄更定爲令鄉紳在任者加秩在籍者進級罷削者復銜舉人予以優選貢士予以監吏民商賈予以超選冠帶可不費朝廷金錢不勞公家招募而每處可得精兵數千雉堞固於金湯矣等因臣讀之快甚使此議與臣之前議速行則州縣得人不患無守城之主而留

室捐助不患無固守之資夫然後守者自守不苦於分兵戰者自戰不憂於兼顧邊烽雖衆無柰我之堅城清野何欲潑入而無所得其遁也必矣臣昨仰乞聖慈廣收羣策今得詞臣一揭言之可採謹摘其一端奏聞伏祈聖明申命廷臣各陳所見統憑采擇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奉兪旨

邊烽塘報續至已真疏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戌時御前發下紅本該臣題為邊烽塘報續至已瀆等事奉聖旨山永遵密之兵俱著嚴防邊信萬一烽若續入即分守各城孫傳庭曹變蛟及

禁旅再行嚴催甘寧二鎮聽督臣酌發延兵另選健將統領王威酉鎮楊文岳之兵著分守沿河城邑周鼎駐防臨清應天浙福等處卽著照數解銀兵不必來都勒限去餘依議剿賊之兵撤調已多左良玉倪龍等應否俱調再加確議速奏欽此欽遵恭捧到部查得原題內開總理熊文燦剿賊之兵抽調已多見在止有陳洪範二千龍在田七千似難再調其賊勢已三分該理責成河南撫鎮辦二股湖廣撫鎮辦一股與夫鄖襄見有撫寇安慶鳳陽賊所必趨各撫鎮似難輕動且邊烽越河勾賊流賊狡計竄江俱所當防合責該理及河南撫鎮除協心辦寇外仍整兵備

河專扼南北越渡鳳安湖廣撫鎮除協心辦勦外仍斂船備江切防意外之虞其在鳳陽除調倪龍親丁一千外餘兵不動在河南止調援勦總兵左良玉選精兵五千星馳前來截殺餘候緩急再酌應援等因今奉明旨著臣再加確議仰見聖心聽顧中外無所不周而臣等萬分不及一也但查昨所調兵除陝撫孫傳庭登撫楊文岳行文去久應各起程外如總兵曹變蛟雖係先調而途路尚遙延撫劉令譽候旨未行而今方選將其他甘寧等鎮聽秦督調發者又綦遠矣臣恐邊烽長驅猝窺真保咫尺河南無一兵以遏其衝殊屬不便思得總兵左良玉在勦賊之中獨

稱謀勇收新附之衆堪奮功名若使調集河干聞警輙赴
較之陜延等處兵到為先當可資一臂之用過南下之衝
倘邊烽未敢猖狂又可仍還中土是亦權宜緩急通融兼
顧之方也左良玉營中之馬各官兵自備為多其家口寄
居葉縣許州如蒙允調乞勑河南撫按驗其自備馬匹雖
動開封府庫部發賞功銀兩每匹給價若干收為官馬開
支草料仍聽原主自騎如銀不足先給一半餘給印照咨
報臣部再行找給其家口住處行州縣有司用心安置看
管不許奸詐侵凌行營應給糧料咨取戶部印單該省仍
委監軍府佐一員沿途代為支給嚴禁騷擾其倪寵官兵

不多駐防徐宿苦於坐食調之則賊未見遄征目下暫留未爲不可萬一烽苗東指寵與黃肖恩之兵似當仍還信地難以膠執一轍此臣千慮之愚應否還祈聖裁定奪臣等祗遵從事不敢擅也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未時奉聖旨是左良玉及倪寵等既經再酌俱加議其良玉馬價安家糧料各準宜即仍一並飭行

## 緊急邊情疏

看得遼鎮哨報十月十四日有邊烽馬踪寬三十里在老河北白力克地方苗頭向薊鎮東協一帶然查白力克正對錦州距薊邊尚遠至二十四日忽報有邊騎札營高橋

隔是在塔山杏山之中截錦州大道也今報二十五日哨至小凌河遇彼三萬餘騎從東往西苗頭正對中後所而今月之初二日西協接傳山海大舉之烽則必是此烽繇高臺堡入中後前屯直薄關門烽到而山海之報猶未到耳夫烽東截錦州西薄關門中間尚有大城五六此非再有一股入內攻關則是乘寧錦之虛而圖久困之計關寧未調之兵戰或不足守當有餘惟內地之烽引我兵深入畿南邊腹不能兩顧則爲患尤可虞也除另疏陳烽既南下抵擊爭先之著並京通留兵不宜多發再請聖裁外所有關寧守禦事關並重伏祈申飭在鎮文武同心協力保

庶萬全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奉俞旨

烽既南下疏

竊臣昨暮登城望烽營所在已薄盧溝今晨定南下矣臣前午趨保撫先發乃該撫於昨暮方行總督手書報昨晚發騎兵二千總監手書報騎兵即先遣皆未得將頭職名與兵之確數臣恐皆避烽旁行落烽尾後於臣前扼涿州之議皆未能行如此則烽勢飄忽散漫為禍無窮且漸引我兵南去而遂嚙後股之烽突然再至何以應之為今之計督監當引兵疾走保定府合謀奮擊堵斷南方使其勿

越一步南方既堵西則迫西山東則迫九河烽不能長驅縱逞爲禍猶未深也如再失此會越保定以南獝加飄忽散漫不可收拾矣臣從前條奏奉旨施行督監實行者什之二三不行者什常七八臣以烽情未定應聽便宜未及叅駁乃今烽不得野戰不敢攻城放馬南掠作飽颺之計頗不出臣前算之外而臣爭先扼要之著若再不遵行是縱烽突入該督監任之臣當擧正職掌督遣叅督監遣叅監請旨嚴行重處不敢姑徇其將領以下不用命者該總督遵照勑書立行尚方大法萬萬無撓而後可以集事毋徒託之空言也總之地必先爭保定可以扼要兵必先至

保定可以當衝戶部區處芻糧御史督催接濟皆於是乎
長便此邀烽之大勢即殺彼之大機也再照遊哨後股之
烽進止未分督監若俱南行策防誰寄所以臣於前月面
商謂烽若連營南入督監以一人間道抄截一人分扼歸
途昨覆督臣之疏謂二臣皆當選騎疾趨而其或親行或
調遣聽自行酌量今恐互相斟酌兩下遲疑伏乞皇上特
裁專命一人提兩處精兵追截而仍留一人焉扼守京通
以待後來之烽其通兵議留二萬非止為通並京兵居重
馭輕未宜發去以臣之愚顧瞻前後有淺慮存焉見烽若
道歸仍從此路通兵京兵正堪為截殺之資無庸奔走道

臣以自疲也謹請聖裁通飭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奉聖旨是續報之烽著薊遼各撫監極力防禦不許隙疏取咎內犯之烽仍著督監遵旨並力同心勦限驅勦不得再有玩違將領不用命者即照勅書乙法勦寇等兵再著嚴催

烽謀日詭疏

竊照今歲烽犯中西二協先後衝邊旣乃合股京通之間徘徊浹月不動以爲待後至之烽而後開營臣心切憂思謂烽若後至惟厚集我兵保障京畿重地春山西推而其餘勦禦又當審機觀變圖之未可一切預計也以故用兵之著主形格勢禁避銳擊歸爲全軍待敵根本堅穩之計而今在內之烽因東南阻河距守頗嚴轉竄西北放馬南

去矣後至之烽苗頭見於遼東塔杳之間截錦州大道又有數萬騎對中後所而本月二日卯時山海傳烽至於西協凡二十餘次乃息此其爲謀詭異非常可測以爲牽摯遼兵而阻內援歟則當阻於未援之前不當牽於已發之後也以爲直闖關門而入內地歟則仰而攻關較難不如牆青突入較易也或者再有一枝再突邊口夾攻關門歟抑或東截錦州西截中後直闖寧遠歟臣躊躕日夜不得於心論目前形勢恐在內之烽牽吾兵深入使不得顧邊而在外之烽困寧錦大城使內外援絕則是其兇鋒在內本謀在外也然寧錦足以自守冬深野無所資彼不能久

頓堅城之下則轉而圖內何所不至見在內者掠遠在外者續來將瞬眼變態不可勝窮而我所以禦之不過曰兵曰餉止耳臣部前調援兵佈置陵京等處約近十萬屢詢戶部之餉除本色行米而外其折色廩鹽本色草料殷憂罄懸買備無策若再集大兵鏖戰日久其何以堪臣在事二年於衛邊督撫折衷規正毫無諉徇遇員缺會推隨主爵推敲毋嗟材乏亦曾屢請明旨公舉邊材而未見所舉之即得其人也設再有大敵入而撑持其何所恃臣所以鰓鰓然懼切切然思非我后聖神大集廷臣博求長策懼涉淵之罔依濟也夫彼已吞三衛屬裔綢插早遺孽服朝

鮮而通上套以諸家之全力抗我中華我祖宗陵廟聖上
宸居實都於此今日之計必須萃天下之甲士以爲兵合
天下之儲需以爲餉收天下之豪傑以爲文武師臣如雲
如雨如取如攜之用雖有大勞大費大破常格之事似皆
普天率土萬萬不得辭皇皇不容後者是斷非臣一部之
職所能辦而尤非臣一人之愚所敢專也是故願皇上留
心俯賜召問以畢殫羣臣之忠而定社稷封疆之大計臣
受事二年至今日言之已晚然爲社稷封疆億萬年大計
則尤不失爲早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奉聖旨是卿還殫誠專慮
以圖萬全召問候行行

三懇聖裁留兵待敵疏

該臣前覆總督盧象昇西路方虞兵薄一疏內議留關寧步火二萬守通並薊鎮陳國威之兵酌發一半囘扼後來之烽等因奉聖旨是關寧步火二萬守通太多還著高起潛量留其餘精銳照舊征勦欽此臣昨具烽旣南下一疏內請命督監一人提兩處精兵追勦仍留一人扼守京通以待後至之烽其通兵議留二萬非止爲通並京兵居重馭輕未宜發去等因節奉聖旨內犯之烽仍著督監遵旨並力同心勒限驅勦不得再有玩違欽此是督監二臣旣俱南去而京通留兵若干未奉批答臣不勝徬徨遽報後

來之烽雖札高橋關門突如之烽已傳西協此烽慣用奸細出入交通倘聞我兵躡在內之烽尾逐而南倏忽撤關外之烽闖邊而入何以待之此臣躊躇數四不容不披瀝懇祈聖裁特勅督監二臣各止提兵二萬前去追剿餘仍留止京通聽臣等與戎政諸臣分佈待敵萬萬不容多帶以去徒中彼牽引之計而轉開續入之瑕也其督監二臣勢不能留則須特催陝撫孫傳庭星馳入衛毋容俱滯南方致緩急無一人可仗臣殷憂日夜不啻傷心敢冒昧三請萬祈天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俞旨

## 感謝天恩疏

竊臣嗣昌冒恩二載負罪多端烽入奄時炎不償責猶蒙
聖慈面命垂憐苦心更諭浮言勿爲介意臣承聽恩旨感悚交淚既退省循潸焉雨涕臣本孤臣孽子慮患操心何期天覆海涵日臨月照使臣心肝洞露怵惕少寧勉策駑駘猶遵往路匹夫感遇尚矢捐軀況以犬馬之微傲恩神
聖之主乎此臣露巾被面咽不勝情楚越南山難鳴筆謝者也顧惟葵向有心雖傾陽而不已髭緣乏技欲窮木以何能臣愚面請遴禦侮之材代本兵之任非敢卸目前之擔便一己之私也實以封疆至重社稷攸關從前已見償

轅向後何敢再誤即如楊廷麟一疏種種蜚誣陷臣危機
雖已仰蒙天鑒臣暫不敢爭言而其謂臣材不足爲庸人
誤事則臣實不堪無以謝之謂方今廷臣治兵亦多兼材
棘難尤有同恥則舉賢代臣首爲急務臣雖勉盡愚心兢
兢不敢卸責然而渙維至計皇皇不敢蔽賢朝焉得一賢
以任中樞久爲臣就斧鉞亦心安而目瞑此臣昨奏未盡
不敢不補牘以陳猶恐今日不言後日言之無及矣伏惟
聖明爲社稷封疆大計萬萬俞允速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山松曰按此楊公廷麟
疏上先人方引咎不遑而旋奉軍前贊畫之旨實非意
料所及而小史聲叹則以爲出於先人意旨冤矣

## 摘集廷議疏

竊照本月初七日蒙皇上召問廷臣以剿禦內外[illegible][illegible]長策諸臣奏對各有不同皇上復命臣等退相商酌臣曰[illegible]取諸臣議單除事關餉務聽戶部具題及言兵事哨撥召募賞罰等款稍俟另行斟酌外其緊關急著惟工科左給事中范淑泰言要在一事權當以盧象昇總各路援兵夾擊於內以高起潛仍領所部之兵出居關外與祖大壽堵截於外然後以賞罰隨其後等因雲南道試監察御史郭景昌言高起潛約有四萬兵當分與孫傳庭二萬成一勁旅再撥與祖光抃一萬止令高起潛領兵一萬駐河西務

等因兵科都給事中姚思孝則於面奏之外引伸其說反覆於堵截之功與夾剿之功不分輕重而見在之情形可按未來之烽勢難窺將何所恃而不寒心及議督監二臣一人西剿一人北堵以久歷之地素轄之兵攜特度勢駕熟就輕舍總監何屬設不戒而突以大隊闖入內地將兩臣盡聽南下耶抑反顧陵京之保障耶風火搶攘間不容髮一隙鑄漏收拾殊難決之此其時矣又謂兵之宜調若干宜留若干督臣一人不能兼顧或俟孫傳庭與之其辯俱聽該部為政等因其言尤為剴切而周至夫兵欲雖總臣部而參詳則在兵科科臣既經面奏又引伸其說如此

且與范淑泰郭景昌所見多同臣自當虛心商酌舍已從人但據督臣塘報初七日奴分兩股一往定興西南一往新城南去該督提兵見往定興一路總監提兵見往新城一路是彼分而我亦分矣若調回總監則新城一路無兵追勦恐漸越河間山東則陝撫孫傳庭來亦繇眞保一路與河間山東遠不相及於何處分兵以何時追勦臣未敢必也無已則河間山東一路酉禁旅當之再撥邊兵五千資監臣劉元斌盧九德之用而以東撫登撫各提其兵同心協力協勦其間再趣倪寵之兵爲之後勁如此則東奴可辦總監所領兵北來爲京通關協壯根本聲援計矣其

陝撫孫傳庭仍催速至毋得遲延統祈聖裁定奪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奉聖旨禁旅已到何處著行查奏高起潛撤回防邊盧象昇是否獨能辦敵還確議速奏不得聽狗人言致誤事機畱防各兵應否俱刻京道並議速奏

再酌庭議疏

本月初九日該臣嗣昌題爲摘集庭議等事奉聖旨禁旅已到何處著行查奏高起潛撤回防邊盧象昇是否獨能辦敵還確議速奏不得聽狗人言致誤事機畱防各兵應否俱刻京道並議速奏欽此該臣看得督監二臣提兵南剿叠奉明旨緊促疾馳正當嚴催剿殺折轉苗頭則內烽

既熾而外烽可禦此一定之正理也乃諸臣面奏所見不同臣等從而擬議非敢專顧人言不揆機事亦以關寧見札敵營喜烽又傳大舉兩頭照應兵力甚難不得不預爲之計即擬撥遼兵五千增益禁旅合東登撫鎭努力齊驅而調回總監以備後來亦不得不然之勢今奉明旨禁旅已到何處著行查奏臣聞其歸自河南取道臨德將到景州獻縣之間來路即是烽之去路而相值何地未敢知也又奉明旨高起潛撤回防邊盧象昇是否獨能辦敵還確議速奏仰見聖心淵慮非不欲獨任象昇而疇咨於辦敵之難也此事臣與象昇手書商確再三象昇初願獨任旣

而仍欲會同臣愚不敢專决前已面奏其詳況今烽分兩股一向眞保一向河間兩人分道而馳異地豈能兼顧是不問彖昇之辦不辦而第觀烽勢之分不分可知調回總監之難言矣但關外烽札高橋塘撥久成中斷關撫馮任之報平川又有老營則分截寧錦固已昭然而折轉東中又虞闌入使督監二臣提兵南下而不已將後來何以待之此不容不再四斟酌者臣細查塘報本月初八日總監在新城發騎兵五千赴雄縣二千住容城而保撫張其平在雄縣總兵劉光祚在容城據稱雄縣之烽南趨趙堡口守禦甚嚴砲火齊發東南折回大陰橋又被夜驚火光苗

頭折往東北則是此股烽路將窮若該監嚴兵促之勢必
趨薊州北遁聞東撫尚在薊州雲撫尚在新城倘會遏盡
力一擊此股可殲可走而保定之烽亦必不敢獨股長驅
是雄霸之間正剿殺一大機會不在調回與不調回惟責
盡力與不盡力耳萬一不然彼過趙燮散漫東行而喜董
邊烽再告則輕重緩急又所當權勢不得不從臣前議將
禁旅撥兵留剿總監提師亟回此臣愚之確議應請聖裁
先勅監臣嚴剿再撥警息調回似難拘執一定者也其留
防各兵應否俱刻京逼容臣會同戎政諸臣商妥另奏統
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奉聖旨夾賊已有屢旨了今已過保南情形又變督監著益同心奮擊務使驚潰背奔毋得瞻延如烽勢飄忽邊警再嚴該部不妨相機酌奏以憑裁奪禁旅及防兵遵前旨行

## 面奏疏

竊臣前面奏烽既南下今日用兵著數與前日大不相同維時咫尺天顏未能盡暢其說大都謂前在陵京重地彼猶合壁堅持我兵實難浪戰今則侵掠如火分道而馳我兵星速乘之但有機會得手即做非復前日堅重相持之比此在督監二臣隨時隨地自出方畧未容遙商之臣部也科臣姚思孝昨亦引伸面奏之說謂烽伏於順通懷柔之間亦已久矣彼固不攻不據我亦不退不前相特四十

餘日而放之南下又復從而尾逐之果與奇正之義何居
然及今爲之計者或抄截於彼之前或夾攻於彼之後或
合兵大隊而擊其所重或間道迎砍而分其所持不犯鋒
先兵後步步倰入之病庶見在速速驅剿後至聞風潰遁
矣等因臣綿思之夫相持四十餘日誠爲久矣使不敢攻
據亦祿我不退不前之力陵京重地屹然無虞未爲失策
若云放之南下則下於何路放者何人又云從而尾逐則
從以何時尾於何地在科臣纔亦拈提即是行間斷案不
須臣部贊言而行間將吏不能緊促抄攻致縱敵潰入無
已專任罪責復何所逃臣部兵科面奏引伸無踰此義不

容不補牘上聞乞勅督監諸臣猛圖疾擊毋以一紙奏報塗飾虛恢隨逗撓之錮習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奉聖旨已有旨了今烽氛南逞敵掠勢分該督監亟宜合力乘之夾剿出奇立殲邊烽大奏奇勳仍膺上賞如虛恢逗快塗飾奏報致烽飽颺者國憲具存決不輕貸該部即再行馳飭

面奏措餉疏

竊蒙皇上召問措餉一事諸臣條奏不同未能實有濟用臣因舉督餉侍郎南方開納事例一歲七十萬金似可推廣行之等因業蒙聖鑒命戶部酌開來看臣退取諸臣議單又有推言之者除聽戶部奏聞外切思事雖可行猶未能俄頃而辦輦下也昨臣奏言捐助欲貸及商民皇上以

爲未可誠恐滋擾生端事有未便御史郭景昌言廠庫有
銅數十萬金及戶部銅宜發鑄錢雖或闕之未確然其意
可推也臣伏稽祖制原禁民間用銅見於律文錢法單民
之家除鏡子軍器寺觀菴院鐘磬鐃鈸外其餘皆爲廢銅
即日用銅器非別有廢毀之銅也今之以赴官中賣不許
私相買賣及收匿在家各得笞罪懸法輕易犯年久廢弛
銅器布滿世間而官不得鑄錢之用殊爲可嘆今若轉移
化導以漸收之使銅器皆化爲錢銅貨咸歸鼓鑄而錢不
可勝用矣轉移之法望我皇上於宮府中查出廢銅器物
先發鑄錢其司鑰天財等庫貯有先朝制寶及歷代舊錢

俱出改鑄新錢便民通用以倡率於上然後令勲戚五等貴戚宦紳之家俱以錫鐵爲用將所有銅器捐輸鑄錢以奉承於下乃令軍民之家除鏡子軍器寺觀菴院除鐃磬鐃鈸外餘或以錫鐵或以本尾爲用一概不許用銅所有銅器盡赴官賣高者每斤給價一錢次等八分下等六分有廕納官各已錢糧俱許收銅准算令下三月之後隱匿不赴官賣者按律笞四十以後每月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如隱匿多■千斤以上者加等重懲遠方以文到爲始一准前例科罪而價則差減仍聽戶工二部差官收買或彼處壓欠錢糧許赴有司照例上納藩司彙收水次轉運解

京如此不出一年之間銅貨輻輳輦下行之十年漸致充
溢錢流地上亦可期必矣其現在寺觀鑄成佛像香火祝
延無容輕議惟令下之後禁止新造不許故違有欲新造
佛像建立菴寺者必請旨允行否即以違制論罪坐地方
有司如此庶法令齊一銅貨可收本祖宗之律令賑天下
之困窮道必出此此非獨爲軍興一時濟急計而濟急亦絕
無踰此者也臣二十年前專理遼餉每每思議及此憾未
見之施行合請聖裁定奪或勅廷臣詳議得失以聞可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緊急邊情疏

本月十二日御前發下紅本該本部具題為緊急邊情事
奉聖旨烽已過保南各撫作何調防合剿還行酌奏欽此
臣查得烽分兩股一過保定迤南保撫張其平當星速南
馳眞順等處抄頭截擊一夾趙堡橋向河間而去東撫顏
繼祖當間道回信臨德等處隨在剿防其雲撫葉廷桂晉
撫宋賢各提標兵前詣都門迤陝撫孫傳庭已陞臣部侍
郎聞從直西紫荆而來當率所部兼程入衞総督監南去
漸遠神京根本宜嚴不得不如是調度也恭候聖裁立飭
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查飭緊要軍機疏

照得烽從南行已分兩股一面南嚮保定一東南過任丘連日止聞督監在保定會師並不知任丘之烽有何兵跟去豈督監俱聚一處尾眞保之烽而不顧河間山東南北咽喉重地任其自在攻掠乎況聞趙堡已焚任丘已破行間總無一報不知征討大擔朝廷付託謂何而可如此泄泄也除臣部行文總督盧象昇總監高起潛星飛查報外理合具題懇祈天語嚴飭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奉聖旨烽已分股深掠我兵尚緩夾擊該督監殊屬遲怯已有旨著確查速奏該部再行飛飭

面奏募兵疏

前蒙皇上召問方畧臣退移取議單准太保鎮遠侯顧興祖議稱守城之兵當爲酌議聕日久遠兼以天氣嚴寒軍士不無疲困所宜豫選民兵行三丁抽一之法或以衛所舍餘擇其精壯者造年貌册給印信腰牌立爲隊伍互相保認照各城相近而分派輪爲兩班在營兵亦輪爲兩班即以營兵下班之口糧鹽菜給民兵之上班者更換防守在軍士得以休息臨敵可以無虞萬一戰兵不足就於守城之營兵內挑選精徤者用之此預選民兵亦足兵之一者也又彰武伯楊崇猷議如欲增兵或於民戶內十家選

取二丁則類而推之可得兵多矣如欲指餉亦不須別求國家金錢即從八家取供二丁之用未爲不可又翰林院簡討薛所蘊議各州縣百姓受賊屠戮淫汚怨入骨髓以忠義激發之能殺賊首予以官又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議今日之急急在求將然求於今將之中恐循陋染習弗能堅改弦易轍於一旦也故急在另求將另求之道在朝廷大開選召在兵部當曲加物色得將則諸兵事皆有歸著矣今日之兵皆驕悍狡詐其遵約就束亦難望於一朝故又急在另募敢士而募敢士之道在朝廷當加厚餉在兵部當立主持庶幾可救目前急患是瘳疾之藥自不得

用常剎也若苦餉無所措譬如拚兩月餉得一月成功費雖多而憂已蚤糧何如賊二月不破費終難省又加以憂煎乎若憂無成未敢嘗試則天下事終付於無可柰何而已乎等因該臣細思守城議選民兵與軍士更番休息或十戶而選二丁八家供其二餉在省亘行之得其人亦可濟事非其人則必擾民而以語於都城之內似未可輕言其另求將另募衆士臣嘗言之矣謂邊氛方銳未可浪戰不戰而戰要在出奇須極選智勇將另創奇格密切鼓舞爲之第一要用舍命窮人養以優糧懸之信賞比之用我官軍百倍見效國家歲費數百萬金錢養兵不如驟出金

萬金募敢死士之爲利百倍也此與科臣議頗相同但已
奉旨行之軍中未能實實從事臣部鞭腹之隔委難代營
且舍見在糧賞又欲厚加另募亦非臣部所能任無已則
臣斧謀日詭疏內所稱今日之計必須萃天下之甲士以
爲兵合天下之儲需以爲餉收天下之豪傑以爲文武師
臣如雲如雨如取如攜之用雖有大勞大費大破常格之
事似皆普天率土萬萬不得辭皇皇不容後者是乃自今
伊始講求因革爲鞏衛陵京根本奠萬億年泰山磐石計
謀而非旦夕間所能猝辦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面奏用間疏

前蒙皇上面問廷臣方畧臣退務取議單據掌河南道事御史張應星送到內一款云職奏兵家之道攻心為上其要全在用間邊烽貪漢財物惟利是覩若得精細一輩入彼之營多方用間可以離其所親可以殺其所與即不然亦可以疑其心蒙聖上云又說用間不知起多少訛言職愚昧不得其解伏轉思之從來用兵廢不得間之一若昔漢高祖以行間機宜屬之陳平予十萬金而不問其出入今邊烽何知似不費乎惟妙用於其間又何問訛言之繁興乎又查翰林院編修楊廷麟庸人一誤已甚疏內一

設云其次在用間頃見明詔憫念難民許其自歸法甚善也但敵方在內宜令有司徙之南方編籍安置不宜雜近京邑以生異萌或有才辯之人優而遣之持書入彼營招我降將止云約期斬級自歸待以世爵即說不行彼必內疑疑可走也等因臣思邊烽寖闊專用降將難民爲之導引爲之抵敵爲之晝謀且每入內地即散布僞示謾詞而所發遣奸細紛紛不可窮詰無非間我中國臣民之作用寧我中國不能因間而反之以招攜散黨殺彼來歸乎惟彼之用人肆無顧忌而中國舉事動涉危疑故臣前覆招光抃之疏謂國家功令森嚴臣子身家慮怯誰敢嘗試爲

之自貽伊戚而軍旅諸臣有以間事問者臣對陛賞高懸有聖諭在能者從之不能弗强不敢多贅一詞誠懼訛言煽亂無益有害也即如楊廷麟奏持書入彼營招我降將明明以用間望人而又先伏一語曰彼言內間其立心立言自相矛盾如此將令治軍之人復何所措其手足乎然則用間一事雖古來軍中之所必行而間事未發先鬧間與所告者皆死而軍中至微至密之事非可以與地指授文書遞傳者也夫亦聽軍中能者從之不能弗强而已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奉聖旨是著行間諸臣相酌行　山松曰以上疏當日在廷諸公自負知兵以爲奇謀頭讙者不過如此具眼者辨之

覆南監西賊復潰疏

本月十二日御前發下紅本該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題為西賊復潰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具奏欽此該臣看得天下事有常變處事之法有經權未可執一論也流賊發起垂二十年為中原大害若論經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詞乃其恣橫徧七八省黨類至百萬餘剿之不可勝剿不得不開撫之一路以殺其勢此皇上至仁面命臣等再三商酌而後允行非無見而漫嘗也既撫之後安插解散駕馭權宜則是該理撫道之事苟處置得宜即頑惡可服操縱有法自散遣餘人何致經今日久毫無作用於其間

而徒懷尾大之憂漫作心寒之語乎噫嘻𢪛撫之䇿本不能無懼心撫𢪛之人又未見有奇䇿而旁觀喜事終日㬥言智者矜其早見愚者恣其害成不激使復反不已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毋論鷹鳩之化未純者矣但據南都盛傳造船千隻日開水操懼其揚帆直下臣則有說以處此緣穀城之水臣昔經過見其狹者可游淺者可涉非如南都之水浩渺汪洋可以縱橫出没者下流即是襄樊每冬撘造浮橋臣往來數之僅得六百六十步如果多船取道一鎖可斷一炬可焚也過此如從東道則出漢口爲一線之咽喉如從西道則抵草市爲難踰之陸地如從中道則𨇤

新口出嘉魚周瑜戰曹操之故墟也如此處處扼險准備焚舟焉能飛越長江而下哉況西北之賊畢竟弓馬爲長舟楫爲短若舍長用短爭勝洪濤此正爲我生擒之一會誘之猶恐不入吾計何致遥聞失色聚族無謀若是甚也此事專責湖廣撫道密運機關先期戒備若水國瀕卹眠波立浪不患無人得十百可勝千艘或焚或鑿俄頃間事耳第恐扼要所在該道非入或狃腹裏常規轉文塞責則在該撫留厲風行必令改弦易轍而後可其見在穀城者撫道果能妙用機權使之剿賊自贖固可資其一臂即不然而烏合之黨可攜威劫之徒可散行間文武誠心化導

與智畧張弛不拘並用尤望𠑽勉圖之若夫諜兵一節皖撫史可法業已奏聞軍中不敢之事亦所時有狡賊投充召募誠屬當防必謂諜者皆西兵西兵皆流賊恐未盡然且如陝西之賊已漸芟除總督洪承疇巡撫孫傳庭何嘗不以西兵剿西賊近則南都之兵亦貪名募提督杜弘域戌弁閣雄何嘗不以西將用西人一言以蔽之曰是皆賊也臣竊以為未可也總之南都之事不但長江處處當防且陸兵在在宜慮不但遠防異地之流寇尤須潛銷本地之隱憂即如南兵缺餉饑飽何資水陸交衝備禦何策差船遠撥練勇防鄉皆南操樞計諸臣所當極力從事者敢

因備監之請仰祈天語嚴飭其總理撫道有關江防者密

行臣部之議毋容泄泄少或疏虞定從重處可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留都根本重地一

切水陸要衝擇將分防諸糧製器在在宜周事事宜實

操剿方畧指計工諸臣上緊料理分得延諉取咎仍各預防

妙用機權務使反側自安以消他釁仍密將張獻忠効

力殺賊實蹟奏來餘已有旨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八終

曾孫　豬授梓